



姐 己

林乃初 著

杨作云 张安峰 注

陕西人民出版社

姐己

林乃初 著

张杨
安作
峰云
注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姐己/林乃初著.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1

ISBN 7-224-05721-5

I. 姐... II. 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0572 号

姐 己

林乃初 著

杨作云 注

张安峰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百花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875 印张 2 插页 261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1—3000

ISBN 7-224-05721-5/I·1077

定价:18.50 元

序

林乃初先生的长篇小说《妲己》，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约我写了一篇序。当我通读一遍之后，我不禁感叹：这真是一部奇书！虽然这是 25 万字的缩写本，和原稿 60 多万字相比，只摘写了三分之一多一点，但我确认它是一部奇书！

从纣王时代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在历代人民心目中，纣王是暴君之最，妲己是“祸水”之最。不管是正史、野史、传闻、逸说，差不多都做如是观。而乃初的《妲己》却把三千多年的旧案翻了过来，把兴周八百年的姜子牙的历史位置，让妲己来承担，把残暴不仁的暴君纣王变成了神武、英明，胸有谋略的改革者。只凭这一点就可称得上说书中的一奇。要翻纣王妲己的案，这是一件大胆而又谨慎的工作，也可以说是甘冒历史的大不韪。

作者为了写好这部书，亲赴殷墟考古采风，搜集到许多史书未载的宝贵资料。又对纣王东征的长勺古战场武王伐纣的牧野战场，进行了实地考察。并把所搜集到的资料与甲骨文、《周易》、《尚书·洪范》等有关记载进行整理、对比、排列，寻绎其内在的因果关系，构思、创作成这部“四分史实六分虚构”的一大奇书。

就妲己来看，她是自觉地美人计的自我运用。她不是单纯

地以色诱人，从她和吕豹、姬发的交往来看，她也是一个有情的女人；但她又是一个自觉自愿甘心自我牺牲，把“色”、“情”、“义”、“勇”结合为一体的独特女人。在她施用美人计时又处处施展其纵横捭阖的政治手腕，既使人倾慕又使人钦佩，就是国际著名的女间谍川岛芳子，也难以望其项背。这是书中的一奇！

在文坛、影坛“戏说”成风的气候下，《妲己》没有在“戏说”中做“戏”，它的主要历史有据，而具体情节则多有创新，全书是以创新的情节去推翻历史的片面论定，力图显露出被掩盖的历史的另一面，把鲁迅先生所说的，写好人完全好，坏人完全坏，做了具体的反正。在历史上不管是哪一个圣君贤相，好到底、坏到底的绝对化的人物是没有的。尧是圣君之祖，但他却让舜“不告而娶”自己的女儿，违反了“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的古训。嬴政统一天下，同文同轨，功莫大焉，但焚书坑儒，暴虐无道，是难辞其咎的。汉武帝有文武之治，兴汉有功，但他穷兵黩武、专制独裁、独尊儒术而钳百家之口，也是一失。至于唐宗宋祖是从兄弟和孤儿寡母手中夺来的天下，是宫廷政变与军事政变相结合的产物。然而历史上的明君榜上，他们始终排名前列。纣王、妲己难道就是绝对坏、坏到底的人物吗？《妲己》一书做了否定的回答。至于否定是否恰当，自有仁智之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众善归一、众恶归一的片面历史观与文学观是应该修正的。

由于是缩写本，好些故事情节，人物性格尚未充分展开，有些地方失之于简。有的情节甚至有损人物性格。如第三十八回写比干之死，妲己所用之计，实在是下策，欲杀比干手段多多，又何须借助于壮阳药！历史上的“比干谏而死”，其谏的

内容、方式以及纣王的内心活动均大有施展余地。此计出于妲己似有损其形象。

读了缩写本，急盼全写本，我相信市场上是不会冷落此书的。序中不当之评，待全写本面世，就会自然消失。

汪道伦

2001年5月中旬于天津碧华里无休斋

目 录

序	(1)
第 一 章 纣王三聘妲己女 太子遇艳包祸祠	(1)
第 二 章 落濮水妲己除暴遇难 夺明珠帝乙纵兵逞凶	(10)
第 三 章 雌凤犯帝星世生女杰 武圣走天涯追踪妲己	(19)
第 四 章 归岐山妲己初选婿 逢知己琬儿归黄泉	(28)
第 五 章 亲弟兄夺位下毒手 外来客小惩争权人	(38)
第 六 章 崇侯虎泼醋设毒计 女双侠历险走迷宫	(47)
第 七 章 小邑泼皮役太子 崇城妲己盗符节	(55)
第 八 章 慧妲己智斗姜子牙 痴英儿枉用初恋情	(67)
第 九 章 憨太子营丘遭冷遇 娇妲己岩穴结良缘	(75)
第 十 章 纣王问计棠棣殿 妲己说教磻溪庐	(83)
第十一章 武玦侠士两行刺 比干公子枉谈兵	(95)
第十二章 武玦东去再行刺 王使互设利己谋	(104)
第十三章 伍归许嫁天朝使 吕豹解迷崇侯宫	(113)
第十四章 妲己略说太公心志 吕豹愿充小哥马牛	(121)
第十五章 营丘殿王使威风扫地 太行山吕豹中计皈依	

.....	(130)
第十六章 太行山妲己斩蟒 荒郊路柳胜斗狼.....	(139)
第十七章 传檄官人前丢丑 四王子店里遭劫.....	(147)
第十八章 姬发火烧亲兄弟 妲己暗算小情郎.....	(157)
第十九章 妲己巧施擒谍计 吕豹错打救命人.....	(167)
第二十章 纣王射天激发民愤 雷开行诈收拢人心	(176)
第二十一章 妲己远谋他年计 太公大闹朝覲仪.....	(186)
第二十二章 荒漠野岭女侠逞箭艺 狩猎场内外雷开沽虚名	(193)
第二十三章 离心离德周王子 生是生非姜太公.....	(199)
第二十四章 吕山泰扬威耀武 南宫括遇难成祥.....	(207)
第二十五章 纣王初展鸳鸯被 吕尚遇险落牙坡.....	(214)
第二十六章 北山口吕尚倒运 秀虎堂纣王淫情.....	(222)
第二十七章 妲己定棒打鸳鸯计 费仲献中兴殷商谋	(230)
第二十八章 文武三杰归商纣 妲己单骑闯帝都.....	(239)
第二十九章 太公设计蜚廉堕情网 妲己解情费中梦 巫山.....	(247)
第三十章 妲己入宫皇后泼醋 怀柔计行群臣皈依	(255)
第三十一章 崇侯计谋太子命 妲己小傲皇后心.....	(263)
第三十二章 皇后备战招兵买马 九侯中计枉法贪赃	(270)
第三十三章 九侯一党财源茂盛 后妃对峙血影刀光	(276)

第三十四章	三元老中计殒命 醋皇后因酸归西	(284)
第三十五章	吕望计设西伯狱 姬昌生吞太子肝	(292)
第三十六章	议杀姬昌纣王东征 驰援太公吕豹败北	(299)
第三十七章	吕望败北全军覆没 纣王凯旋精锐尽失	(307)
第三十八章	婊娟幻影比干屈死 江山化一纣王荒淫	(317)
第三十九章	崇侯伐岐山崇城国破 吕豹盗国宝吕郎遭擒	(326)
第四十章	水到渠成西伯称王 欺世盗名太子屠城	(335)
第四十一章	列强消亡江山定 群星陨没天下宁	(345)
后 记		(368)

第

一

章

纣王三聘姐己女 太子遇艳包祸祠

①

有一部书里说：“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这话错了。其实女人和男人都是水做的。

所不同的是：男人是清水做的；女人是祸水做的罢了。所以古往今来不管出了什么事，男人长存盛誉于后世，女人常留骂名于千载。不信，你且往世上看，比如大到争天下夺帝位的西楚霸王和三国的刘备，便是功虽败而名愈彰的。小到占山为王的宋江，便是一意孤行接受了朝廷招安，除去把梁山大好事业断送在自己手里而外，还连累害了多少条好汉性命，可是他却留下了一个“及时雨宋公明”的美名！类似这些天晓得的事情古往今来不胜枚举。到了女人的身上那就是两码事了，只要出问题，责任都在女人身上。小到生孩子，依古制七出休妻，法有明文：第一条罪状就是没生男孩子；大到国破家亡也要归罪于女人，像周幽王国破怪褒姒，唐明皇落难怪杨贵妃。这不仅达官显宦、要津贵人、史家宿儒乃至刀笔小吏这么说，就连“十年一觉扬州梦”的多情诗人杜牧也跟着凑热闹，吟成了

“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的诗句，好像唐明皇的倒霉，是杨贵妃给跳出来了似的。看来女人真是祸水无疑了。然而色不迷人人人自迷，从来误国是君王，其与女人何干？说来纣王倒是条汉子，他至死也未委过于妲己。也是后人泥于祸水偏见，把责任全都推在妲己身上，说她如此如彼，没枝添叶编排造魔，于是越编越离奇，一来二去竟把个妲己编成了个妖精！这不是没边的事吗？可是这桩冤案一冤冤到今天已经是3100多年的历史了，事到如今还是冤沉大海。

妲己生在当年殷商藩属的有苏国。她天生丽质举世无双，是当时闻名遐迩独一无二的美人。所以当时对她垂涎三尺者大有人在，只是碍于纣王曾经两次派遣股肱重臣专程赴有苏礼聘妲己，虽然都被她婉言拒绝了，但因此却吓得众王侯、邦君人人却步爱而不敢问津。妲己十五岁时出落得越发妩媚动人。纣王想做最后一次努力再争取一回，如若仍是不成也便从此死了这条心，于是便又遣使前往有苏礼聘。消息传出后，先乐坏了崇城大王崇侯虎，他认定纣王还要碰壁。纣王既然从此死了他的那条心，崇侯乘虚而入的这条心也便活了。于是他做好了安排，纣王使节才一出发，他就派了武士甲乙二人一路暗中随行，单等纣王使节碰了壁，他便可以抢在密须君和有苏君，这两个久存染指妲己之心的君王前面，先把妲己抢到手来。

这一日纣王使节率领的一支庞大的仪仗队，进入了有苏国界。提起这来使，非同小可，他乃是纣王朝中职司政法、军事的大臣雷开雷司寇。按一般常理说，殷商帝王作为天子。要纳一个藩属诸侯国的女子为妃，说媒行聘本来无须这般小题大做，只需下道旨意也就行了，可是纣王却有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他专好突破常规。比如：满朝文武都习惯依祖宗古法治

国，他却偏要离经叛道，一心想用今法治今世；再比如当时的人都重男轻女，他却偏要抬举女人。

雷开率领仪仗走在大道上，队伍最前面是一辆专为姐己乘坐的流苏翠羽香车。车旁簇拥着六十名盔明甲亮保护香车的虎賁军。仪仗队员们一例华衣丽服，体格魁梧眉清目秀，哪怕有一个麻子长在脸上，也是断难入选的。队伍在鼓乐声中精神抖擞地向有苏城走来。有苏城头瞭望台上的小头目多马^②长见了，慌忙飞马给有苏大王报信去了。这有苏君名弗吝，现已年近五十，他一直单恋着姐己。因为不敢得罪纣王只能背地里偷想着，年深日久思来想去，弄得自己病体支离，还中了几分魔症。只要闲暇无事，嘴里就叨咕姐己的名字，加之更说些胡言乱语以致年前把王后气死了。说来他也当真钟情于一人，一直没有再娶。这一天他早晨醒来正自心中烦闷忽听门外一声“报”字，侍女挑起帘子，多马长跑了进来，报说：“上国天子行聘特使司寇大人已到城外，请大王速速前去迎接。”有苏君听说雷开前来行聘便窝了一腔子闷火，一时没处去发散，就看着这前来报信的多马长分外不顺眼，抬腿就是一脚把多马长踢翻在地，说：“你个报丧的，还不给我滚了出去！”多马长从地上爬了起来忙退了出去。

有苏君带领常任大夫等官员骑马迎出城门，看见雷开慌忙下马上前深深一揖：“上使费命^③来鄙邑，有苏君弗吝迎接来迟，上使勿罪。”雷开端坐马上拱了拱手：“今日下官奉了圣上之命第三次来贵邦，还是为了礼聘姐己姑娘的事。”有苏君：“上使就请到宫中歇马，容弗吝前去召了姐己前来拜见上使。”雷开连连摆手：“大王不可造次，假设姐己姑娘日后入了宫你我与她便都是君臣关系了。大王今日岂可拿大，还是前去造访

为好。”有苏君忙打躬说：“既然如此，弗吝便陪上使前往是了。”说着上了马，陪同雷开跟在香车后面进了城。一路上穿街走巷来到了姐已住宅门前。两个人下马前去敲门。敲了三次门才开了，姐已的表妹宁婴走出门来，见了两人故作惊讶俯伏跪拜：“民女宁婴叩见上使、大王。”雷开连忙上前双手相扶：“宁婴姑娘快快请起。”刚才那常任大夫见雷开、大王亲自敲门两次没人理会，等到三次才来开门。他何曾受过这种窝囊气，便抢步上前发话：“快快唤你家表姐出来恭迎上使和大王。”雷开见宁婴白了他一眼，忙说：“不可，还是通报一声的好。”说着回身招了招手，便有十名随从双手捧着上有红纱绫覆盖的聘礼托盘走上了台阶。宁婴上前横身拦住：“军爷止步，收与不收这事还要先问问我的表姐。”常任大夫又上前去呵斥：“你好不懂规矩，这随上使前来之人，便是下官也要礼让三分，岂是你可以阻拦的吗？”宁婴把脸一绷问道：“你是何人，怎么也敢在这里指手画脚？”常任大夫一挺胸脯说：“我乃大王驾前常任大夫是也。”宁婴“嗤”地一笑：“常任大夫是个何等样卑微人物，你没有看见我这里在和上使、大王说话吗，这样场合岂有你插嘴的余地？”有苏君忙上前陪着笑脸，说：“他是新到宫中任职的，不晓得天高地厚，姑娘若是怪罪，寡人让他与姑娘赔礼。”宁婴大模大样地撇了撇嘴说了一声“罢啦”。门外正在矫情，忽听门里传出姐已的声音：“宁婴，门外是什么人？不三不四的也值得你絮絮叨叨说个没完没了，还不快进来把门关上。”宁婴转过头去向里面喊话：“不是什么不三不四的人，是上使和大王驾到。”门外又听到姐已的声音：“既是上使、大王驾到，还不快快请到堂上来待茶。”宁婴这才推开了街门微微一笑说了一句：“上使、大王，请。”雷开和有苏君这才走进门

去。常任大夫跟在后面也往里走，却不料宁婴双手把住门框向他调皮地一笑又做了一个鬼脸，“当”的一声把他关在门外。

姐已坐在床上慢摇团扇，心不在焉地看着鼎中袅袅轻烟。直到听见院子里的脚步声，她才起身走出门来下了台阶敛衽相迎：“民女姐已不知上使、大王驾临，表妹年幼无状，多有得罪了。”雷开长揖答礼，说：“令表妹小小年纪已是峥嵘毕现，便是下官见了也要惧她三分又敬她三分，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了。”三个人说着话走上了台阶，姐已掀起帘子说：“蓬居茅舍不堪迎迓上使、大王，权请屈尊待茶。”雷开、有苏君迈步进房屋，三个人分宾主落座，宁婴献上茶来。姐已说：“上使三次枉顾，折杀民女。姐已谬蒙圣上垂怜，然而前年先君谢世，去岁家母又复西归。如今孝服在身，却又碍难从命。区区苦衷，还望上使回去代陈委屈多为民女开脱。”雷开：“姑娘吩咐，自当照办。下官此行既然谋事无成，只好告辞了。”说着站起身来，又是一揖，转身欲去。有苏君假意相拦：“上使且请少待，容弗各再劝劝姑娘如何？”雷开摇了摇头，说：“下官这次前来圣上已有明谕，只许向姑娘表示一句诚意，若是不允，就明白告诉姑娘，日后绝不再来相求，免得搅扰了姑娘的芳心！”姐已听了也觉凄然，掉了两颗珠泪：“大人回去，请代我致意天子，就说姐已眼下缘浅福薄，有负圣恩。待到异日天道有变，姐已当肝脑涂地以报天子。”雷开听了似有所悟，唏嘘了一阵这才起身告辞。姐已、宁婴在后面相送走出了街门。雷开停下脚来若有所思地站了一会儿，才转过身来说：“天下就要大乱了，姑娘还要多自珍重！”姐已凄然地答道：“多谢司寇指点，大人请上马吧，愿大人一路顺风。”雷开苦苦一笑拱了拱手说：“姑娘保重，请回去吧。”说罢飞身上马，扬鞭而

去。姐已低着头走了回去。宁婴关好街门回到房中，看见姐已闷闷不乐坐在那里，便问道：“是我惹你不高兴了吗？”姐已：“你什么时候惹我了？我也没有什么不高兴，只不过他们刚才这一来，勾起了我许多心事罢了。”宁婴：“你的心事我知道。天下早就传遍了，那纣王是当今天下独一无二的英俊少年，如今他年纪刚刚二十出头，且又风流蕴藉，是最会体贴女孩儿的帝王！他又偏偏钟情于你，我就不信你这天下无双的美人会不动心，你却又为了什么推三阻四不肯答应了下来？”

姐已听了宁婴这一问，一时脸色大变，沉吟良久，满眼噙着泪花，说：“我也不必瞒你，纣王自从三年前在女娲祠见到我以后，他便一往情深，矢志不变，确是感人至深。我非草木岂能无动于衷？不过在我看来他还有叫人更动心的地方呢……”宁婴：“我知道那更叫你动心的地方是他胸存异志，一心要废除了那千年不变的祖宗旧法，更张新制，这正合了你的心意。你恨不得去助他一臂之力，把那些前朝守旧老臣们除了，再把那天地翻转过来，你说是也不是？”姐已戳了她一指头说：“你太精灵了，又太爱把我的心思张扬开来，我可不能再留你在我的身边了，不然你会给我惹事的！”宁婴：“怎么，你又要赶我走吗？”姐已：“这一次不但你要离开，我也要离开，这个地方是再也不能待下去了……”宁婴皱了皱眉：“你是怕纣王不再来求亲，别的这个王那个侯的前来抢亲吗，你连纣王都不怕，怎么倒怕起他们来了？”姐已：“我倒不是怕谁，是还没有到惩治他们的时候，除去有苏君，迟早我都要让他们毁在我的手里。好妹妹，明天你陪我去女娲祠拜过女娲，我就送你回家去，然后我要去投岐山，辅佐姬昌去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宁婴：“投奔岐山……你倒不如郎才女才，女貌郎

貌嫁了纣王。于上，顺应天时；于下，合乎世理。帮助他去推行新政，何苦一定要助周伐纣去做违心事呢？”姐已听了流下了两行珠泪，仰天浩叹了一声，说：“时耶命耶？我那恩师伍先生如此安排，偏叫我去杀那才貌双全与我情重如山的人儿，姐已何其命薄！”言罢蹀躞蹀躞长吁短叹了好一阵子。

再说有苏君听说了纣王不再前来求亲，顿觉精神焕发，送别了雷开，他便对常任大夫说：“明天甲子日，姐已每年这一天必前去女娲祠朝拜，你速速去备下一队规模与纣王一样的仪仗队，寡人要避开国人耳目亲自偷偷摸摸去女娲祠走上一遭，把姐已迎到别馆去成亲，这一回只要能和姐已做上一夜夫妻，便是国破家亡我也死而无憾了！”常任大夫也无可奈何，只得领命照办。

姐已和宁婴次日清晨雇了一辆牛车溜出城外，直朝女娲祠去了。半路上姐已向身后远处指了指说：“你看那是谁来了？”宁婴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看见远处有两个骑马的武士还有一辆篷车，一路跟着牛车缓缓而来。宁婴：“莫非他们是来抢亲的么？”姐已并不说话，只是冷冷一笑。宁婴：“你这一笑，十有八九你又要用计要笑他们了。”说着话来到了女娲祠前，但见眼前一片断壁颓垣，两个人下了牛车走了进去。殿堂里尘封网结，女娲神像也是满面蒙尘，姐已走上神台，取出绢帕小心翼翼地吧女娲神像身上的积尘拂拭干净，这才俯伏在地顶礼膜拜。

两名武士和车夫看见姐已她们走进了女娲祠，便钻到祠对面的密林中去了。车夫向四处张望了一阵说：“外面安安静静，动手吧。”武士甲：“先喝些酒解解渴再说。”车夫神秘地一笑，说：“大王命我等来迎娶姐已，可是这里是两个人，还多出一

个小的呢。军爷，这个雏儿够馋人的吧？”武士甲：“可不是么，我怎么把她给忘了，多亏你提醒，不然眼前好一块肥肉却不去吃它！”说着淫笑一声，站起身来拉了武士乙一把，抬脚就走。两个人刚走到密林边上，忽然看见大路远端尘头起处有一彪人马疾驰而来，两个人只得连忙又退回到林子里面去了。

伯邑考带领十名亲随来到了祠门前，翻身下马，无限感慨地说：“十年前我曾路经此祠，在这里盘桓了几天。今日旧地重游，真是景物已残破，人事亦全非，如今我已是两鬓斑白了！”他叹了一口气，整理了一下衣冠，迈步走进了祠门。神殿里，姐己和宁婴正在给神像贡上干鲜果品，听见院子里有脚步声，两个人便躲到神台幕帐后面去了。伯邑考恭肃地步入神殿，屏气瞻仰神像……姐己稍掀帘幕向外看了看，由不得大为诧异，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莫非是他？”宁婴悄悄地问道：“他是谁？”姐己：“他正是我要找的人！”伯邑考礼拜完毕，向神像拱了拱手转身离去。他走到门前刚刚迈出门坎，忽听背后瑟瑟有声，回头看时，只见一位仙子从神像旁款移莲步，似颦似笑姗姗而出，立于神台之上，微启樱唇说了一句：“太子请留步。”伯邑考这个人生性乖僻执拗，不问是人是神便把脸绷起来凜然地说：“人间乃世人之人间，原与鬼神无涉。伯邑考成败功过，全在自励自勉，并不企图乞灵于鬼神，谨祈神明女媧无须过问在下的事。唐突了，告辞。”说罢深深一揖转身即去。姐己咯咯一笑，说：“太子慢走，民女也是从来不乞灵于鬼神的，堪称与太子同调。太子何趋避一弱女子若虎狼耶？”伯邑考这个人在众王子、王孙和贵胄子弟中为人最为正派，更是从来不近女色，你便是容貌赛过天仙，他却连正眼看也不看一下，一心全扑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业上，素有盛德正